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  
第十四回 磕響頭額間留影 吃花酒席上驚魂

且說宣蘭生想著自己手下許多屬吏，都是一班庸材，竟揀不出個和江念祖一般的人物，要想委他一個差使，又怕章中堂曉得了，一定要不依他。想來想去，倒自家搖惑不定起來。想了一回，不覺已經到寓。宣蘭生下車進去，剛剛走進去，大早又看見一個穿靴戴帽的人，從門房裡搶步出來，迎著宣蘭生，就請了一個安。宣蘭生定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又是江念祖這個寶貝。宣蘭生覺得有些不耐煩，卻又翻不轉臉來，只得把江念祖讓進花廳，彼此坐下。江念祖看那宣蘭生的樣兒，似乎有些不高興的樣子，便放出全副的手段，竭力巴結了一回。不多幾句話兒，早又把個宣蘭生恭維得滿心奇癢，兩腋生風，好似渾身的骨頭都輕了些的一般。便竟把江念祖當做一生的知己，把呂仰正的檄文給他看了，又把方才章中堂的說話和他講了一遍，道：「你可是和他們有什麼仇恨麼？為什麼他們這樣的拼命罵你？」江念祖聽了，心上雖吃了一驚，面上卻做得十分鎮定，不露一點驚慌，裝點了一番說話，說給宣蘭生聽。說自己在常州的時候，不合鋒芒太露，把他們這一班不學無術的少年，都不放在心上，每每的扳駁他們的錯處，把他們駁得閉口無言，他們一個個為了這件事兒，老羞成怒，有了這些心病，所以捕風捉影的，造了無數的謠言，要想壞他的名氣。一面訴說，一面竟擦著眼睛，好像要哭出來。又和宣蘭生請了無數的安，要求他洗雪這個名氣。宣蘭生被他一陣臭恭維，早恭維得滿心歡喜，連頭裡也有些渾淘淘的了，便不因不由的答應了他，又答應委他差使。江念祖聽了大喜，他顧不得臉面，竟自雙膝跪下，叩了宣蘭生三個響頭。宣蘭生連忙拉他，那裡拉他得住，待要跪下回禮，又被江念祖跪在身旁，竟沒有還禮的地步，只好立得直挺挺的，受了江念祖三個響頭。江念祖磕完了頭起來，嘴裡還說：「大人這樣的栽培，真是卑職的父母天地。將來卑職倘有效用的地方，定要矢慎矢勤，鞠躬盡瘁，以期仰報鴻恩於萬一。」這幾句話，連一個最愛奉承的宣蘭生，也恭維得有些肉麻起來，只得倒謙遜了兩句。忽一回頭，見兩旁站的當差人等，都看著江念祖的面上，格格的笑個不住，也有別轉頭去笑的，也有掩著袖子笑的。宣蘭生見了，怪他們沒有規矩，瞪了他們一眼，鼻子眼裡哼了一聲。眾家人見了，連忙都住了笑，垂手站立，不作一聲。卻還有一兩個，看著江念祖在那裡暗笑。宣蘭生不曉得他們笑的是什麼，便端起茶來，想要送客，剛喝了一口茶，在嘴裡還沒有嚥下去的時候，猛然抬起頭來，看見江念祖的頭上，有一塊核桃大小的黑影，四圍的皮膚，好像還有些浮腫，隱隱的一塊紅痕，沾著些兒灰土，那樣兒甚是可笑。

原來方才江念祖向宣蘭生叩那三個響頭，頭上就沾了好些灰土，江念祖自己卻一些也不曉得。宣蘭生見了他這副腔調，方想到家人們大家匿笑的緣故，不覺自家也好笑起來，一時忍耐不住，「撲哧」的一聲，把口內的茶一齊噴了出來，一半噴在炕桌上邊，一半竟噴在江念祖面上。宣蘭生見了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卻又忍不住笑，只好別轉頭去，勉強忍祝江念祖見宣蘭生噴了他一臉的茶，卻不慌不忙，慢慢的自己用衣袖揩抹乾淨，口內還連說：「這總是大人的恩波。」又請了一個安，方退了出去。宣蘭生只送到花廳門口，便不送於。回身進來，止不住縱聲大笑。家人們立在旁邊，也都抵著嘴竊笑。

按下不提，只說江念祖走到外邊，一班差官們，見了他這樣奇形怪狀，一個個都望著他，指手划腳的笑。江念祖不曉得他們笑的是什麼緣故，又不好問他，只是自家納悶。直走到號房門口，笑他的人越發多了。幸虧一個接帖家人，受了他兩次門包，總算和他有些交情，連忙招招手兒，把江念祖招到號房，請他坐下，又取了一面鏡子給他，叫他自家照看。江念祖接過鏡子來，自家照了一照，方才看見自己頭上，留了一個核桃大小的影兒，那形狀十分難看。此時，江念祖見了自己這般怪相，不覺有些天良發現起來，面上一紅，覺得甚是慚愧。連忙向那接帖家人，要了一塊手巾，把頭上的灰土，一齊拭淨。誰知剛才磕頭的時候，要想聲音響亮，碰得重了些兒，頭上碰出了一塊紅影，再也揩洗不脫。江念祖只得老著臉皮，坐車回去了。

宣蘭生見江念祖去了，想著章中堂教他不要用這個人，京城裡的一班同鄉，又把江念祖當作反叛一般，要把他趕出京去。自己雖然不怕他們，究竟委他差使，有些不便。況又礙著章中堂的面上，萬一被他曉得風聲，一定又要碰他的釘子。若竟是一口決決絕絕地回報了他，好像受了他的恭維，又有些過意不去。

想了一回，究竟那國民的公理，抵不過一己的私心，想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出來。章中堂既然有了這句說話，自然不備用他。想起兩江總督莊制軍，和自己甚是要好，平日間又有些銀錢往來，這位莊制軍老借不還，宣蘭生卻從來沒有問他要過，所以莊制軍待他十分要好。宣蘭生便想要把江念祖薦給莊制軍，料想他萬不會推卻的。便自己親筆寫了一封信，等江念祖再來的時候，交了他。又叫他早些出京，免得被人暗算。江念祖也曉得自己一身，做了眾人的公敵，恐怕再住下去，要鬧什麼亂子出來。便謝了宣蘭生，連夜趕出京城去了。

只說宣蘭生自江念祖出京之後，心中暗想：究竟江念祖這個人，總算還有些才幹，怎麼他冤家竟這樣的多？正在心上轉念，驀然見一個人，掀起門簾，走將進來，面有血痕，神色匆遽。一見了宣蘭生，便跪在地下，號啕大哭起來。宣蘭生看不清楚是什麼人，倒著實地吃了一驚。連忙帶上老花眼鏡，仔細看時，原來不是外人，就是他的女婿孟少英孟觀察。宣蘭生見了，更覺疑惑起來，忙忙的雙手把他扶起，問他為什麼這個樣兒？孟少英立起身來，還紅著眼圈，嗚嗚咽咽的哭個不祝宣蘭生大詫道：「看你這個樣兒，想是吃了別人的虧。不要緊，你只顧和我說明，我自然想個法兒和你翻本。」孟少英聽了，方住了哭，吞吞吐吐的半晌，方說道：「若是吃了別人的虧，也不敢來驚動岳丈。無奈這件事兒，就是府上的小姐。小婿平日之間，諸事忍耐，不敢和她計較。那日常的吵鬧，也說它不荊今天更把小婿面上砍了一刀。小婿看著岳丈的分上，又不好將她怎樣，只得跑到岳父這裡來，訴說情形。還求岳父把小姐接到此間，勸勸她的性子才好。不然，這天長地久的日子，叫小婿怎麼過得下去？」宣蘭生本來不喜歡這個女兒，聽了孟少英這般說法，直氣得鬚鬢倒豎，兩眼圓睜，一片聲叫人來。

就有幾個家人走進來，垂手候示。宣蘭生叫立刻套車，到孟府上去接大小姐回來。一面又迫問孟少英到底為了什麼事情，這般反目？孟少英便一一地訴說出來。在下做書的寫到此間，不得不把孟少英以前的事，細細地敘說出來，好叫看官們心中明白。

宣蘭生的元配夫人童氏，是童太史的女兒，娶了不多幾年，便死了。宣蘭生便買了兩個姨太太，都是信人出身。一個叫做高文蘭，一個叫做白素秋。後來到了津海關道任上，又續娶了一位太太張氏。這孟觀察的夫人，宣欽差的小姐，便是那童夫人生的女兒。從小失母，不知教訓。宣蘭生又是馬馬虎虎的脾氣，那有工夫來管教女兒。漸漸的就把這位大小姐嬌縱起來，一天嬌縱一天，把脾氣慣得十分惡劣。任什麼人，也不放在她心上。宣蘭生有時說她兩句，她就要拿刀弄杖，尋死覓活的，鬧得一塌糊塗，把宣蘭生嚇得怕了，從此賭氣不去管她。這位小姐小時喪了生母，自己怕痛，不肯纏足，又沒有人苦苦的去勉強他，到了十七歲上，還是一雙天足。後來跟了宣蘭生到津海關任上，更是鬧得出奇，常常的扮了男裝，走出衙門，不知去向。直到晚間兩三點鐘，方才回來。也不曉得她出去做些什麼。她又極愛賭錢，見了賭錢，就是她的性命，不論什麼搖攤牌九，不顧什麼人品高低，只要有人在那裡賭錢，她就一屁股坐將下去，賭在一起，混作一堆。有時身邊沒有錢的時候，便把頭上的珍珠，手上的金鐲，一齊取將下來，算做本錢。每每的輸得精光，空身回去。在天津的時候，更是和一班轎夫小子們，賭在一處。不論大堂旁邊，台階底下，都是她的賭。常天津一城的人，沒有一個不曉得這位宣小姐的名氣。同寅中也有曉得的，都在背後議論宣蘭生的家教不嚴。後來漸漸的風聲傳得廣了，直隸總督章中堂，曉得了這些笑柄，也說過宣蘭生幾回，叫他回去好生管束。宣蘭生因為前兩回被她嚇怕了，竟不敢得罪她，到了實在看不過的時候，說她兩句，她非但不服，倒反拿了一把剪刀，要和她父親拚命。要死要活的，鬧了幾天方才罷了。後來被章中堂曉得了，也就不去管她。幸而章中堂和宣蘭生本是師生，素來淡洽，所以不肯參他。若是換了別人做了直隸總督，早已把他參掉了。

閒話休提，只說這位大小姐胡鬧了幾年，早又到了標梅年紀，已經二十多歲的人了。宣蘭生雖是恨她，卻又免不得要替她擇

配，托了別人和她做媒。誰知天津的人，聽了這位宣大小姐的名氣，真個如雷震耳，一個個搖頭吐舌，推讓不遑，竟沒有一個人，敢答應這頭親事。做媒的見了這般光景，只得回報了他。宣蘭生沒奈何，只得耽擱了兩載，一直等到宣蘭生道員開缺，升了四品京堂，以大理寺卿督辦鐵路，方才把這個女兒，許了這位孟觀察。看官，你道宣蘭生的女兒，既有這般名氣，為什麼孟少英竟肯娶他？原來孟少英的老人家，是個奉天道台，歷任奉錦東邊諸道，足足的做了十五年，後來死了，孟少英便搬到上海來。他到了上海，不上兩年，所來往認識的，不過是幾個官場，又沒有什麼朋友，那裡曉得這些事情？他道名門之女，自然是個風流閨秀，貞淑名姝，夢裡也想不到，她竟是這樣子一個絕後空前的寶貨。若要被他曉得了這些笑話，只怕就把宣蘭生的官職財產一齊讓給這位東牀，他還未見得願意呢！

就是以前宣蘭生托人做媒，曾經對那媒人道：「我這個女兒擇婚，只論人才，不論家世。倘或女婿家道貧寒，只要我看中了他的人物，立刻先給他捐一個道台。將來女兒過來，自然從重陪贈他。」只道出了這般的一個絕大的賞格，以為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女兒的名氣就是再壞些兒，也不致沒人問鼎。正是：金閨麗質，霎時獅子搖頭；紅粉名姝，竟是夜叉變相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交代。